

# 教师与家长，谁绑架了谁？

□ 张奕

一年一度教师节，尊师重教的传统在现代社会似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。媒体上，家长与教师的矛盾冲突屡见不鲜，从微信群里的言辞交锋到校园门口的当面争执，从对教学方式的质疑到对教育公平的忧虑。这一现象表面看是家长与教师关系的紧张，实则折射出中国教育生态中深层次的结构性焦虑。

当下教育已成为一种高度制度化的“焦虑传递链”。在这个链条中，教师承受着升学率、绩效考核的多重压力，而家长则背负着对子女前途的集体性恐慌。双方都被卷入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，却忘记了真正的敌人并非彼此，而是那种将人异化为教育生产线上一个环节的系统性力量。当教育被简化为分数与排名的竞技，教师与家长的关系便不可避免地走向功利化与工具化。

家长的所谓“无理取闹”，往往源于对子女未来的深度不安。在教育资源分配尚不均衡的当下，每一个教育决策都可能被感知为影响孩子终身发展的关键节点。这种焦虑在社交媒体时代

被进一步放大，家长微信群成为比较、竞争甚至炫耀的场域。一些家长对教师的过度干预，实质上是对自身焦虑的一种转嫁——他们试图通过控制教育过程来缓解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恐惧。

另一方面，教师职业的神圣光环正在世俗化进程中逐渐褪去。传统社会中“天地君亲师”的尊崇地位，让位于更加平等、双向的专业服务关系。这本身是社会进步的体现，但在这个过程中，社会对教师的角色期待却未能及时调整。我们既要求教师保持传统的奉献精神，又希望他们适应现代教育的专业要求；既期待他们如父母般关爱学生，又要求他们恪守职业边界。这种矛盾期待使教师陷入角色混乱的困境。

更值得深思的是，教育评价体系的单一化加剧了这种对立。当升学率成为衡量教育质量的几乎唯一标准，教师的工作被简化为知识传递与分数提升，家长的需求被窄化为子女的成绩进步。教育的丰富内涵——人格塑造、创造力培养、价值观建立等——在这些量化指标面前黯然失色。教师与家长的

关系也不可避免地被异化为一种“教育绩效合伙人”，而非共同育人的协作关系。

要破解这一困境，需要超越简单的道德指责，从教育生态系统的层面进行重构。首先应当建立多元化的教育评价体系，打破“唯分数论”的桎梏，让教师和家长都能从应试教育的焦虑链中解放出来。其次需要明确教师与家长的权责边界，通过制度建设为双方提供清晰的行为指南和沟通渠道。最重要的是，要重建社会对教育本质的理解——教育不是一场零和博弈，而是一项需要耐心、专业与合作的长期工程。

在教师节这个特殊时刻，我们应当反思的不仅是如何尊师重教，更是如何共同营造一个让教师安心教书、家长理性参与、学生全面成长的教育环境。唯有当教师和家长不再是彼此压力的转嫁对象，而是共同对抗教育异化的盟友，我们才能真正重建健康的教育生态。教育的真正胜利，从来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，而是双方共同超越当下的困境，找回那份最初的教育初心。



## 回归育人初心，让合作代替对抗

□ 倪巧楠

我有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师，她讲课生动有趣、内容丰富多彩，生活中关心身边的每一个人，是我们心目中的好老师。曾经我们都是这样描述自己的老师，感谢他传授我知识、让我健康成长。然而放眼当下：“我们老师更年期了”“我们老师还没我爸爸妈妈有文化呢”“我们老师是XX，有病”……这些诋毁老师的话语层出不穷，有些更是到了人身攻击的程度，让人咋舌。

大环境的变动引发了人类价值观的改变。现如今互联网发达，信息流通飞快，某地某个老师伤害学生的现象在网络上大肆发酵，人师形象一夜之间化为乌有。对老师的过分行径，学生、家长、社会都一边倒地辱骂唾弃，部分社会群体将这种愤恨的心理嫁接到身边的老师群中，因为情绪带上了有色眼镜，所以当面对老师的时候就无法做到公平公正地看待问题，总有些鄙夷的眼光在老师身上扫射，自动将他们归类。长此以往，老师们心中的委屈不断增加，对当下的情形又百口莫辩，双方不再相互信任，矛盾不断升级，形成恶性循环。

知识增长引发地位升级。以前老师是一个让人尊敬的职业，因为家长普遍文化低，所以老师说什么听什么。家长能跟老师统一战线，拧成一股绳来教育孩子。但现在家长的文化水平已经普遍较高，甚至有高学历高技能的家长，他们会通过自己的成功、

成就来规划孩子的学习方式方法，对老师的教育观点和方法提出质疑，甚至在孩子面前坦言“你们老师的学历没有爸爸妈妈的高，你可以采用爸爸妈妈的方法来学习”，让学生产生可以不听老师话的错觉。在学校，学生不像学生，老师不像老师，日常开课都遇上了难题，更别提后期的教育了。

孩子少了，心肝宝贝就多了。当代家庭一般都是一孩或二孩。家长对孩子的关注度非常高，在家时寸步不离地照顾着，入学后有了短暂的视线脱离，家长们就患上了敏感病，一放学就问这问那，看看身上有没有伤着，担心学校里是不是被老师“虐待”了，是不是受委屈了，对老师的信任降至冰点。小孩家庭作业用时过长，家长会主动归结为老师布置的作业量超标，不理性的还在家长群里发表言论，甚至向上级有关部门举报，将学习环境闹得乌烟瘴气。

百年大计，教育为本。教育是一个综合性的工程，要把对孩子教育环境有影响的各方面组成一个相互配合的整体，营造一个良好的育人环境。教师要在思想意识上、道德品质上、学识学风上以身作则，自觉率先垂范，真正做到为人师表，用爱心、责任和敬业精神铸就高尚师德。家长要提高认知，辨别是非，在教育观念、原则、方法等诸多方面与教师取得一致认识，形成教育合力，通过1+1>2的方法培育出身心健康的天之骄子。

## 谁钝化了教育的“戒尺”

□ 裴云珠

相信“80、90后”的学生，都会遇到几个严厉的老师：课堂上，谁要是敢开小差、聊闲天，免不了一个粉笔头向你飞来；谁要是不交作业，站着上课也是在所难免；谁要是屡教不改，可能还会有落下的戒尺、作业本上的红叉叉、办公室里的严厉训斥……也许就是这一代人共同的成长记忆。

然而不知从何时起，老师手中的“戒尺”变成了烫手山芋，学生成了骂不得、碰不得的“温室娇花”。这场教育生态的悄然异变正像一把钝刀，缓慢却残忍地切割着千年传承的教育根基。

为何“不敢管”？其实不是老师懒了，而是老师怕了。这场“敢不敢管”的矛盾起点，藏在家长心态的错位里。部分家长把教师的批评等同于“伤孩子自尊”，把正常的管教曲解为“体罚”，动辄投诉、举报。更有甚者忽略自己孩子的陋习，将一切问题归为“教不严，师之惰”。一位从教25年的班主任坦言：

“现在批评学生前，都要掂量一下会不会被投诉。”“护犊子”本质上就是溺爱，当情绪占据上风时，必将教师推向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的自保状态，毕竟“不管”总比“管错”更安全。

教育的宗旨从来不是“温室养花”，“手持戒尺”也绝非倡导暴力管教。没有合适的约束，孩子难以学会敬畏规则；没有合理的惩戒，“批评”也成了无力的空话。这里的“戒尺”是扰乱课堂纪律后的“值日+静坐反思”，是未完成作业时的“补做+自我剖析”，是触碰底线时的“家校共谈”。著名学者闻一多授课时，当众撕掉了敷衍的作业，这看似严厉的教育方式背后，是让孩子在知道“犯错成本”中学会责任，在明确边界中懂得敬畏。在《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》中，明确了“戒尺”挥舞的边界，既避免了“不管”的纵容，也杜绝了“乱管”的粗暴，让列车有了刹车键。

让“戒尺”归位，更需要让“敬畏”重

新扎根。鲁迅先生曾在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中回忆自己的私塾老师时写道：“他有一条戒尺，但是不常用。”事实上，相比于手中有戒尺，更重要的是心中有戒尺。戒尺警醒的是让学生对教师尊重、对知识珍视、对规则遵守；也是让家长对教师的信任、对教育规则的认同。以前的家长常说：“老师您尽管管，孩子不听话您就严厉批评，让他长长记性。”在这份信任之下，教师敢管、学生敬畏；如今，若家长能放下对教育惩戒一概否定的态度，理解合理的严管，教师才能重拾“管”的勇气。当教师的正常管教不再“上纲上线”，合理的惩戒不再被“舆论围剿”，“敬畏”的种子才能在校园里重新发芽。

教育从来不是独角戏，而是家长与教师的双向奔赴。在教育这门艺术里，如何用、用好惩戒，打破“不敢管”的怪圈，让“戒尺”回到该在的位置，让“敬畏”重新住进孩子心里，我们的教育才能真正走出困境。



漫画 王怀申

## 从家长“钓鱼”举报教师谈起

□ 黄文亮

去年教师节前，发生多起家长“钓鱼”举报教师的新闻，折射出家校关系的深刻困境。中华民族自古推崇尊师重教，然而当下这种相互设防的关系模式显然极不正常。我们不禁要问：是什么让家校关系走到了这一步？

细解家长的荒唐行为，实质上是陷入了一种“囚徒困境”。不少家长担心其他家长送了礼，自己不送会对孩子不利；即使送了，又担心送得不如别人多。这种焦虑感驱使家长采取各种行动，比如从集资送礼到极端化的“钓鱼举报”。在社会竞争压力日益加剧的背景下，家长将这种焦虑感投射到教育领域，试图通过非常手段获取竞争优势。

面对日益复杂的家校关系，教师群

体越来越感到畏手畏脚。2023年广东地区组织开展《关于教师工作状况的问卷调查》，57.8%的老师表示工作压力源于“家长与社会、上级部门对教师的要求过高”；75.23%的老师建议“塑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，减轻教师工作负担”。教师不仅面临繁重的教学任务、学生管理挑战，还要应对家长的殷切期望和社会的高度关注。在这种多重压力下，一些教师不得不选择明哲保身的策略，变得越来越谨慎，甚至回避与家长的沟通和必要的教育管理。

家校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保障的缺失和角色边界的模糊。虽然我国从1952年就开始在校校合作政策上有所探索，但直到2012年才出台第一部

专门针对家校合育制度化建设的文件。传统的教育观念中，家庭和学校是两个独立的教育主体，很多家长和学校都没有意识到家校合育的重要性。这种认识上的滞后，导致双方在合作中缺乏清晰的规则和边界，极易产生矛盾。

真正健康的家校关系，需要从制度层面明确各自的权责边界。家长委员会不应成为集资送礼的组织，而应是家长参与学校治理的渠道。教师节不应是送礼竞赛日，而应是尊师重教精神的回归。只有当我们不再将孩子视为竞争筹码，而是回归教育的初心，家校才能从相互设防的困局中走出，重新成为教育共同体。教育的本质是育人，而非竞争。

### 九月短评

如今“教师不敢管”成教育痛点，背后是多重困境叠加：孩子心理承压能力趋弱，批评教育怕引发极端反应；网络时代教师言行被过度放大，偶有管理行为便可能遭舆论苛责。教师“躺平”看似是个人选择，实则是教育生态恶化下的无奈自保。破解困局不能仅靠教师单打独斗，需多方合力：教育部门要为合规管教撑腰，明确惩戒边界；家长应摒弃“护短”心态，理解教育需严慈相济；社会舆论要理性看待师生矛盾，不盲目苛责教师。唯有各方协同，重塑尊师重教的环境，才能让教师敢管、善管，让教育回归本真。

——俞柯萍（晋口镇人民政府）

当前的家校合作陷入一种角色错位的矛盾中，如今的家校关系从“育人共同体”变成“责任外包制”。一方面是教师的职能让渡，部分教师将批改作业、课后学习监督等核心教学任务转嫁家长，使得家庭教育异化为校外课堂，家校群沦为教学任务的派发站，家长们被迫成为孩子的“专属教师”。另一方面是家长的自我降格，部分家长认为学校只是教育的托管所，作业监工被视为亲子陪伴，亲情联络被孩子的分数考核取代，传统的家庭教育沦为唯学习成绩论。对此，笔者认为，家校合作并非责任转嫁，应是能力互补。教师需尽心尽责守住教育边界，家长需清楚认知育人教育的重要性与主体性。

——李泽锴（大源镇人民政府）

家长将教师视为升学赛道的专业技术顾问，实则是阶层固化焦虑的投射。在优质教育资源稀缺的背景下，教育被异化为打破阶层的救命稻草。这种集体无意识催生了荒诞诉求：从要求批改作业到质疑教学方式，家长以客户逻辑介入教育过程，最终导致教育沦为一场没有赢家的零和博弈。

——俞毓涛（晋口镇人民政府）

过去，老师批评学生，家长往往站在老师这边，可如今呢，家校关系剑拔弩张。从

家长举报老师正常批评，到老师不敢布置作业，此类新闻屡见不鲜。教师为何越来越畏手畏脚？家长过度保护孩子，投诉门槛低，一点小事就投诉。学校怕惹事，常对教师施压，让教师寒心。长此以往，教师不敢管学生，教育质量怎能受影响？尊师重教是传统美德，家长应多理解教师，给教师合理的管教空间。学校也要为教师撑腰，别让不合理投诉得逞。只有家校携手，才能让教育回归正轨。

——徐文煊（场口镇人民政府）

当教育沦为分数与绩效的奴隶，家校关系就会变为利益博弈。家长以“消费者”心态苛责教师，教师因安全与声誉风险局限于“不犯错逻辑”，二者皆被异化的教育评价体系绑架。尊师重教传统的式微，实则是育人初心败给功利计算的苦果。破解在于重构教育共识：学校需敢于捍卫专业权威，家长应回归理性参与，双方共同抵拒将孩子视为竞争工具的时代焦虑。唯有各守其位、共担风险，才能打破零和博弈，让教育回归人的培育而非得失计算。

——丁聪（杭州市生态环境局富阳分局）

又是一个开学季，不少家长调侃“神兽归笼”，随之而来的家校矛盾新闻也骤然递增，实在令人深思。家校合作，本质是信任基础上的互补与共生，本应是为了孩子成长形成的教育合力，然而当下家校关系却呈现出“合作悖论”——家长过度介入学校教学事务，成为作业批改员、课程助教、项目策划执行者，被迫深度介入教学环节；学校有时过度依赖家长参与学生日常学业监督，同时承担本应由家庭主导的价值观塑造、心理辅导、生活教育甚至安全监管；双方越界导致矛盾频发。破解之法，需重构家校权责边界。家庭教育的重点是培养孩子的生活习惯、责任感，而非将所有问题及诉求推给学校。学校也应建立更清晰的沟通机制，比如定期举办家长课堂，普及教育知识；明确教师的管理权限及核心职责，为正常教学行为提供保障。

——许小斐（区交通集团）

## 尊师重教需共建权威

□ 林海

又到教师节，“老师，您辛苦了”这句话传递着学子们真挚的感恩，也承载着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千年美德。然而，与这份敬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最近教师节应对家校矛盾的新闻也常常上热搜。教书育人，如今为何显得越来越难？

回望古代，先生在礼法体系中享有近乎绝对的权威。这种权威的精髓深植于“天地君亲师”的伦理传统，但它的有效运行，倚赖家长通过拜师仪式、聘书等形式将子弟正式托付于先生，并明确彼此的权责。偶尔发生的冲突，也需要熟人社会居中调解。这样的模式虽难称尽善尽美，却也使各方各尽其职，让尊师重教之风延续千年。

在现代教育体系中，教师的“权威来源”则复杂得多：既有法律和政府的

授权，也有学校的聘任，还需要家长的信任，更离不开自身的专业能力和人格魅力。这些主体各有各的要求：落实国家政策、执行学校安排、满足家长期待、遵守职业规范。在价值现日益多元的今天，这些要求之间常常产生冲突，形成矛盾，让教师被迫充当调解人。可教师常常缺乏必要的权威和支持，调解无力；矛盾如果被发到网上，还容易快速发酵，这也给了校方和教师巨大的压力。

可以说，教师的“辛苦”，不只源于工作量大，更在于承受了远超职责与能力范围的压力——这本质上是一种结构性的缺陷。破解家校难题，还需从制度着力，以协商合作共建权威，以提升合作能力优化协同效率、促进信任形成，最终构建一个责任共担、多方共赢

的育人共同体。

具体而言，协商合作共建权威，需要刚性与弹性并济：一方面，我们需共同推动相关法律法规出台，划定各方权责底线；另一方面，更需在校级和班级层面搭建有效的协商平台，鼓励家长与教师共同细化责任——比如厘清“教育”与“看护”的边界，制定《班级公约》《家委会公约》，从源头上减少因误解而产生的冲突。

对老师最好的致敬，是将节日的感念化为平日的支持。尊师重道的“道”，不该是求之高阁的空道理，而应是大家以协商筑基、以信任铺就的实在路。这条路，不是“事师之犹事父”的老路，而是共治、共建、共享，让孩子快乐成长成才的新路。这或许才是教师节最好的礼物。